



巴尔文·迦尔琪著

第一个微波



第 一 个 微 波

印度 巴尔文·迦尔琪著

林 齐 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Balwant Gargi
THE FIRST RIPPLE

根据中國作家协会供給的英文打字稿譯出。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号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546 字数 59,000 开本787X1092 $\frac{1}{32}$ 印張 $3\frac{3}{8}$ 插頁6

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定價(7) 0.40元



作 者 像

序

这个剧本是应旁遮普的一个村庄里的一个農村妇女剧团的要求而創作的。我交給她們的是倉促編成的，字跡潦草的手寫稿。我希望她們看不懂，因为我对这个剧本并不滿意。

一个月以后，我收到了那个剧团寄來的一封信，她們說戲已經上演了。說是一次轟动的成功！事实上，她們寄來旅費，請我到村里看一下她們的演出。我去了。使我吃驚的是，她們已經把我的草稿加以修改，并且賦予了剧中人物以更完整的形象。虽然剧本在結構上还有缺点，但是，我体会到里面有着可以給德里藝術劇場編寫剧本的材料。

經過六个月的工作我完成了这个剧本。我在德里藝術剧团朗讀了它。大家对于是否可以把这种純粹的農戲劇演給那些見識廣博的德里观众看的問題，意見很不一致。經過很多次討論之后，才終於开始排演。我那所小平房和院子，成了演員們在他們每天傍晚工作完畢之

后，赶來排戲的地方。那一間有咖啡壺在不断地煮着咖啡的小廚房，正适合于作为凱斯罗的家，而扮演凱斯罗的扎伊达·奇茨璐，常常在那兒烙面餅給我們吃。这种非正式的工作方式，增加了演員們的兴致，他們每天白天都盼望着傍晚的到來。一个月后，他們覺得对戲已經很熟悉，戲里的对白都成为他們日常談話的一部分，他們扮演的角色的台詞，常常从他們的嘴里流露出來。

有一次，在排演拉克哈和凱斯罗吵架的那一个場面时，我們的鄰居們——洗衣婦們，补鞋匠們和打掃夫們——为了劝架，冲進院子里來。可是一听我們哄堂大笑和喝采的声音，才失望地走了。

我們剧团沒有錢搞闊气的演出。对任何方面都得作最經濟的打算。我們利用別的剧团不要的东西，自己动手做舞台佈景，每个釘子都是我們自己釘的，每个扣环也都是我們自己裝上的。我們沒有錢進行宣傳或登廣告。貼在中心区要道的那些海报是演員們自己在深夜里搞的。服裝是女團員們染、縫、洗、燙的。从住在附近的那个养着三头水牛的賣牛奶的人那兒，借到了草梁、叉耙、陶制攪乳器以及其他一些道具。可是伽利布·薩的商店实在是一个大問題！

好几天，我訪問了許多小店鋪。我碰到了那些任何东西都不願白白地借給人的真正的伽利布·薩之流的人物。在伊尔文街的难民市場里，靠近猴神庙的地方，

我碰見了一個蓄着濃密的鬍子，裹着大头巾的旁遮普人小店主。我走到他的面前，問他願不願意把他的天秤、法碼、一些籃子、盤子和其他一些商品借給我用几天。他不懂我的意思。我是不是他的一个競爭者打算开一家新店的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向他解釋：我是个剧团里的人，这些东西是作舞台道具用的。他願不願意把这些东西出借呢？絕對不行！我以旁遮普的文化和旁遮普的語言的名义向他恳求。我用一切可能想到的論据把劇場和他所信仰的偉大的神灵联系在一起。但是他搖了搖頭。只有錢才能使他动心。最后我終於提出每天給他五盧比的租錢。他算了算時間和日子。經過多少次討价还价以后，他才答应了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法定停止營業的时候，把他的东西借給我。他还有一个条件：为了妥善起見，必須由他的兒子把这些东西护送到劇場。他的兒子呢，又要兩張免費的戲票。我一口答应了。上演的那天，他的兒子搬了东西來，在舞台上佈置了一家店舖。他一心要把店舖佈置得和他的父親的一模一样，因此他搬來了更多的东西，增添了許多貨色：盤子和其他一些貨品。这是个真正的商店。沒有一个美術家或舞台設計家能佈置得比这更好。

第一夜，演員們在后台一面吵吵嚷嚷地忙着化裝，一面不斷地向我打听觀眾是不是來了。宣傳是團員們一個傳一個地進行的，票是他們一手遞一手地賣的，賣的

座位剛剛超过四分之三。演員們不知道他們会受到怎樣的評價，但是，第一幕戲落幕的時候，响起了轟雷般的笑聲、欢呼聲和喝采聲。農村生活的真實的描寫、戲中人物的逼真的形象和演員們的努力誠懇創造出了一個在觀眾當中喚起他們對所離別了的鄉村生活的深刻感情的世界。這個世界裡的那些虛偽的尊嚴的外表和慣常的虛飾都被剝落無遺。他們大聲笑着，感覺自己又重新生活在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國土上的豐富多彩、生氣蓬勃、強而有力的人民——中間。于是在演員與觀眾之間產生了一種妙不可言的聯繫。

許多觀眾帶着他們的家屬和朋友來看了第二次的演出。觀眾中有人出來贈送劇團禮物。德里市最大的飯店老板邀請了整個劇團去參加舞會。甚至那紳士架子十足的切爾姆斯佛德俱樂部——高級官吏和富商的聚會場所——也先付錢來包了兩夜全場。那位那樣捨不得借出自己東西的店主同他老婆來看過戲，也覺得非常歡喜，他問我們演員，怎麼能把高利貸者，理解得這樣透徹。他向我保證，他絕不是那種高利貸者。為了證明這一點，他竟說他的東西可以不要租錢。

報刊上的評論熱烈展開了。這一次演出不僅對那為“沙龍劇”所統治的德里傳統戲劇界是一種新鮮的氣象，而且對那些踴躍地來看戲的人們也是如此。這個戲在德里獲得成功之後，由旁遮普的業余劇團和鄉村團體

接着演出了。它因而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地巡迴着，不断地与那些从戏剧人物中看到自己的人们会面。

戲中一切素材是我在自己的村庄里取來的。戲中人物都还活着，只是吉阿諾·包比在上月死了。她死前十天，我还送了她一套錦緞衣服。但那可憐的人，她並沒有穿过它！听说她把这套衣服给了她的兒媳妇。当她躺在床上断断续续地喘息的时候，她对圍着她的人们說：

“到底，巴尔文沒有忘記我，也沒有忘記我的錦緞衣服。他是我的宝贝兒子。他不像那种受过教育的人。他沒忘記自己的村庄。”

巴尔文·迦尔琪

劇中人物

凱斯羅——年輕的農婦
拉克哈——她的丈夫
伽利布·薩——村里放高利貸的
阿特利——他的妻子
魯爾杜——他們九歲的兒子
魯拉——青年農夫
吉阿諾——老婦
娜蒂——她的兒媳婦
拉克霍——一個中年的胖農婦
女教師
郵差
農夫們

全部劇情發生在凱斯羅家的院子、伽利布·薩的店舖和小街上。只用一幕佈景。

第一幕

一九五〇年早春的一個早晨

第 二 幕

第一場：六個月后

第二場：六個月后的一個傍晚

第 三 幕

第一場：一年后的一个上午

第二場：數日后的一个早晨

第一幕

啓幕。印度北部的一个偏僻的村庄里的一条小街。

前景右面是凯斯罗家的土平房。有一扇粗木板門，門上裝有大銅釦和銅環。門前是一座有兩級台階的高台。

凱斯羅，一个年輕的農婦，二十二歲，披着色彩鮮艷的繡花頭巾，穿着一件長及膝蓋的、手織長袖襯衫，一條藍色的袋形肥褲，坐在一張坐墊是用細麻繩編成的長方形矮凳上。她在滿滿一銅盆的扁豆跟前摘扁豆。牆上掛着一個簸箕和一只籃子。平房的左角上可以看見一個木梯子，梯子蹬兒是用粗糙的竹子做的。平房的左前角上，可以看見矮房頂下的斷了的椽木。一根排雨水的木管，伸到街道上。高台左邊有一道兩英尺高的土圍牆，牆上有許多小洞和壁龕。靠着牆腳放着几束玉蜀黍、一捆草和一把草耙。那里還放着几个水壺、一只陶制牛奶罐、一個陶制攪乳器、一架紡車、一座泥爐以及其他各樣農家用具。靠近平房的牆壁有一小堆牛糞塊，一口裝滿穀糠的口袋和一堆乾草垛。

舞台后方左側，坐着放高利貸的伽利布·薩，他是一個肥胖的中年人。他那圓溜溜的南瓜似的頭上，戴着一頂黑洋紗的船形帽，他那肥肥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框子歪歪斜斜的

眼鏡。他蓄着一撮修飾得很整齊的短髭，短髭下面閃爍着咖啡色的牙齒。他穿着一件沒有袖頭、敞開袖口的暗色襯衫和一件黑布背心，背心下面顯着一個大肚子，和一件圍着兩腿的、形如風箱的白洋紗腰衣。他盤腿坐着，把一本封面深紅色的、像紙卷一樣的帳本攤開在膝蓋上，正在忙着算帳。

他的這個小店是一個雜貨店，擺着許多洋鐵听和金屬大圓盤，里面裝着麵粉、豆类、大米、紅糖、花生、炒雞豆以及其他各種商品。他坐在一座頂上蓋着草篷的高台上。在一根根拴在草篷上的雜色繩子上，掛着掃帚、茶葉包、鉄絲、乾海棗、辣椒和一個画有达尔达牛酪廣告的月份牌。當中有一扇門通到他家的後面。牆壁上用磚色的字潦草地寫着各種神的名字。壁龕里供着女財神吉祥天的泥像，近旁掛着一張大的大自在天的像。伽利布·薩旁邊放着他的水烟袋、錢櫃、天秤和法碼、一個很大的銅墨水瓶和一枝蘆桿筆。几只牛酪罐頭和一只大油桶放在地上。一道以小店為修筑起點的土牆，彎彎曲曲地伸延到遠處，土牆上已經有許多破洞裂痕。土牆的正面被牛糞弄得斑斑點點。土牆後面，可以看見一棵菩提樹在到處飄浮着云彩的藍色天空下，還可以看見遠處廟宇的圓頂。

一個郵差從凱斯羅家後面上場。他揹着郵件背包，拿着一束信件和一些掛號包裹，從小街右面走下來。他走向伽利布·薩。

郵差（問候）伽利布·薩先生，您早！

伽利布 您早，您早。

郵差 有您一封信。

伽利布 总是些無聊的信。從來也不來一張匯票。

郵差 要是这村子里真來了匯票，也一定会找路跑到你的店里來的。

伽利布·薩看信。

郵差向凱斯羅家走去，把一封信扔給她。

郵差 信！

凱斯羅 （放下活）你还上哪里去？別走。請給我唸一唸，告訴我这是从哪里來的。

郵差 我忙得要死。不能停。要是我到处耽擱，那末，这些信誰給送呢？

凱斯羅 愛，我的信只有四五行呀。唸一遍費不了多大工夫。（仔細地看一下信封）啊！只看这些郵票，我就知道这是誰給我寫來的。可是里面的信我怎么能看懂呢？求你待一会儿吧……

郵差 伽利布·薩在那兒。你找他去吧。他会給你唸的。別耽誤我的時間。

凱斯羅 啊，幫幫忙吧！別跑开呀。你以为你是一匹送快信的小馬。

郵差 （指着他的背包）你看！这是村長的郵件。我得趕快送到他那里去。

凱斯羅 为什么？他的信是專車送來的嗎？

郵差 喔，不。不是这个意思。他的脾气坏。要是我耽誤他的信件，就要挨他的鞭子。嘿……我这样忙，

你还要耽误我的时间。傻麻雀！我不能站着听你閒扯。我得跑了。

邮差擺动着他的背包，急急忙忙地从左面下。

凱斯罗 瞧，他像个蛤蟆似的跳着走了。現在，誰給我唸信呢！这些送信的！都是懶骨头！他是管信的可是就不肯給我唸信。現在我只好找那个放高利貸的傢伙，求他給唸一唸了。

她往伽利布·薩的小店走去。伽利布·薩看到她走來，便把帳本放在一邊。假殷勤地向她問候。

伽利布 这么好的早晨，來到的是哪一位呢？啊，是我的鄰居凱斯罗，來吧，請坐。（端了一張凳子給她）這次又帶一些首飾或寶石來了嗎？

凱斯罗 我不是來借錢的，我是來求你給我唸这封信的。

伽利布 唸信？

凱斯罗 是的，唸信。这兒就是。

伽利布 可是……我的帳還沒有算完呢。

凱斯罗 你一天到晚埋頭算帳！这封信只有几个字，就勞駕你給我唸一唸吧。

伽利布 从哪里來的？

凱斯罗 你明明知道唄。这是他寫的，从克什米尔寄來的。他离开家，到今年三月就要兩年啦。

伽利布 从克什米尔來的？那可真远哪！好鄰居，我知道的只是鄰近村子的事。欠我錢的人，也都住在十

英里以內的地方。而这封信是从几千里以外來的。

我怎么能看得懂呢？

凱斯罗 不要推辞啦。你的眼睛是連石头也能看穿，石头里藏着什么字你都唸得出來。这只不过是一張紙啊。你准能看得懂的。唉，求求你，替我唸一唸吧。

伽利布 （整一整眼鏡）好一头倔强的驢子！好吧，拿過來，讓我看能不能懂。我剛才正忙着算帳……腦子里裝的都是数目字。这么一來这些数目字都要跑光了。把信給我看。

凱斯罗 （把信遞給他）这兒。

伽利布 看一封信，得費許多精神，我对着神聖的吉祥天發誓：我是從來不白白化費什么东西的。要是我把我的知識浪費在不識字的人身上的話，那我的知識不多久就会用光了……那我就变成叫化子了！你到我店里來，從來也不買什么东西。銀元是难得从你手里滾出來的。傻女人！除非我的耳朵听到銀子的叮噐声，我的腦子是决不会活動的。（細細打量那封信）这是一封多么長的信啊！多么長的一卷紙！誰看了能不头晕呢？好吧，凱斯罗，我們是隣居……我不能拒絕你……我替你唸，也只要你付很便宜的价錢……我只要八个安那，这是对你特別优待……

凱斯羅 八安那！八安那！

伽利布 你認為八安那太貴嗎？親愛的糊塗的小氣鬼，這封信並不是從鄰近的村庄來的，是從幾千里以外的克什米爾來的。你一听八安那的代價就叫起來，好像這種生意對我有很大的好處似的。啊，要清清腦子，補上損失的精力，我就得吃整整八個安那的杏仁呢！

凱斯羅 唸一封信，要八個安那！啊，天吶，這是什麼年頭！有八個安那夠我家里過兩天的日子啦，隨便看幾行字，你就要這麼多錢。伽利布·薩，我這才看透你了。不管是誰，一到你的店里來，就非得把荷包掏空不可。

伽利布 好鄰居，我肚子里的幾個字是花了相當多一筆錢才裝進去的。你倒要我白給你看信！

凱斯羅 （生氣）把信還給我吧。

伽利布 別着急，我的好鄰居。我不能讓你就這樣回去。我們到底是門對門的鄰居。我不能讓你痛苦。你只給我兩個安那，我就替你唸信。寄一封信就要兩個安那，看一封信也得要兩個安那。這是限價。

凱斯羅 該死的限價。我听够了，什麼都是限價……白糖、食油、麵粉、布，什麼都是。总有一天連打個嚏噴，吐口氣也要受到限制的。把信還給我吧。